



◆ 臺灣美術家 ◆
楊三郎

文 / 陳長華

2049 臺灣美術家 楊三郎

臺北市立圖書館9

473

030049041026

臺北市立圖書館



4715462



水都所見 1976 畫布·油彩

臺北市立

J940.9
4613

ISBN 957-00-6216-9



00100



9 789570 062168

中年級 藝術類 6249

◆ 臺灣美術家 ◆
楊三郎

文 / 陳長華



玫瑰花 1940 木板·油彩


台北市立
圖書館藏書
B11 永春分館
I940.9973
4613

86. 4. 三

目錄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|----|
| 一、誕生在花園邊的孩子 | 6 | 九、畫像和親情 | 31 |
| 二、十六歲乘風破浪 | 9 | 十、盛裝的原住民 | 34 |
| 三、復活節時 | 13 | 十一、老街風情 | 37 |
| 四、大稻埕的文化青年 | 15 | 十二、海的魅力 | 42 |
| 五、法國大師的洗禮 | 19 | 十三、日出印象 | 46 |
| 六、畫圖用體撞 | 21 | 十四、和山有約 | 49 |
| 七、巴黎之戀 | 25 | 十五、秋的圓舞曲 | 53 |
| 八、持扇的婦人 | 28 | 十六、結尾 | 56 |



一、誕生在花園邊的孩子

位在臺北縣永和市的楊三郎美術館，就是畫家楊三郎出生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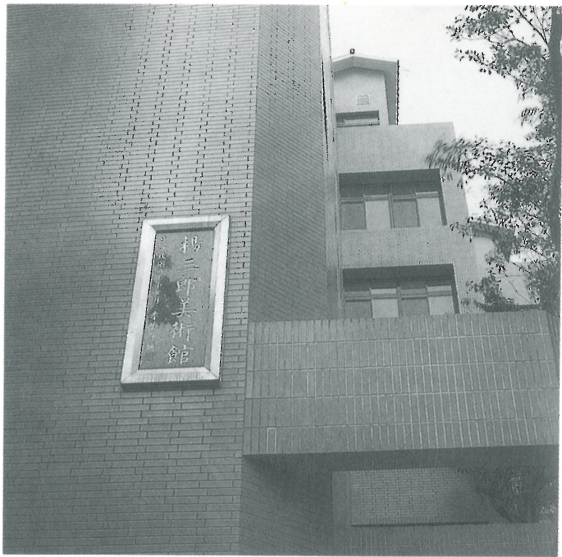
八十九年前，西元一九〇七年的十月五日，楊三郎哇哇落地時，楊家「網溪別墅」的花園，秋菊正開。三郎的爸爸連日邀約社會名流、藝文界朋友賞花吟詩，也為他的第三個兒子慶生。

楊老先生仲佐不僅經商內行，更是一位詩人和生活藝術家。以栽培菊花、蘭花聞名的網溪別墅花園，便是由他一手規畫。

網溪別墅鄰近「川端橋」，就是現在連接臺北市和永和市的中正橋，當時周圍的環境清幽，尤其黃昏的夕陽景色更教人流連忘返。



楊三郎與父母及愛子在永和自宅的庭園內合影



楊三郎美術館外觀



楊三郎在美術館前留影

楊三郎在網溪別墅度過美麗的童年。父親對自然的愛好、在詩文方面的造詣，甚至於生活品味，都對楊三郎有所啟發。

楊家一度因為經營酒的配銷事業，遷居到大稻埕；光復初期，又搬回永和的博愛街。楊三郎生前回憶當時從家窗口望出去的景色說：「只見一片水田，小茅屋兩三間，再朝臺北的方向看去，只有總統府尖尖的屋頂。那時候還沒有電，家裡用瓦斯燈。」

這一座由楊三郎繼承的花園大宅邸，現在已改建為「楊三郎美術館」，陳列著三郎先生一生的創作精華，記錄了他八十多年壯麗的藝術之旅。

二、十六歲乘風破浪

我們通常形容在海上行船，是「乘風破浪」。「乘風破浪」這個成語，也可以比喻一個人奮鬥向前的壯志。

楊三郎在十六歲那年，瞞著家人，搭乘名叫「稻葉丸」的商船到日本，準備進入他夢想的美術學校學習，以便完成做畫家的志願，這真是名副其實的「乘風破浪」呢！

在敘述楊三郎這一趟勇敢的旅程之前，小朋友無妨先聽一聽三郎先生愛上繪畫的插曲。

在網溪別墅長大的楊三郎，九歲被送到艋舺公學校（現在的老松國小）讀書。三年級時，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，全家搬到大稻埕，他就轉學到大稻埕公學校（現在的太平國小）。

十四歲那年，楊三郎從公學校畢業後，順利考入末廣高等小學（現在的福星國小）。這是西元一九二〇年的事。

讀高等小學時的楊三郎，在放學回家途中，都會經過靠近北門、博愛路上的一家文具店。據他生前告訴訪他的美術記者說，當時他是有意繞到這家文具店前面，因為店裡櫥窗掛的日本畫家作品非常吸引他。

「如果有一天，我也能畫那樣好的畫，也能懸掛起來，不知有多好！」少年楊三郎在回家的路上這樣想著。

到了一九二二年，十六歲的楊三郎一心一意想到日本學美術。因為當時臺灣受日本統治，有志於深造藝術的臺灣青年，自然會選擇設有相關科系、有優秀教授的藝術學校前往學習。

楊三郎讀高小的時候，利用課餘或假日，幫忙父親主持的菸酒

配銷工作，等於我們現在說的「打工」。他把打工的錢存起來，湊足了到日本的船票錢後，就等著出航。

一九二二年的三月五日，楊三郎和他的朋友游再興一起到基隆搭船。游再興想到日本學音樂。兩人在上船前，還各自吃了一碗米粉湯。面對著米粉湯，三郎和阿興忽然覺得無限感傷，不知何時何日才能學成回故鄉。

但是，這種初次離家的情緒，一下子就被商船的汽笛聲淹沒了。

怕父母阻撓，事先不敢透露行程的三郎，在上船前，寄了一封信給他的哥哥。信上寫道：「我今天搭船前往目的地，將來成爲名畫家再回家鄉，請不要掛念……請您替我孝順父母……」

在船上的楊三郎，很快就接到他哥哥的電報：「來信看到了，

請放心，到日本後告知你的住址。」

就這樣，楊三郎帶著家人的祝福，在船上待了六天五夜，雖然身在三等艙裡，但是一位老婦人讓他分享棉被，使他感受到剛剛開始的人生奮鬥充滿了溫馨。



楊三郎(中)
十六歲時
與童伴在
住家附近
合影



在日本關西美術學院求學時的楊三郎

三、復活節時

楊三郎十六歲從臺灣坐船到日本，先是進入京都府立美術工藝學校。一年後，轉學到關西美術學院的洋畫科學油畫。

有一年，楊三郎放暑假，從日本回來探親。在一次和朋友聚會場合，他提起很想到中國大陸的哈爾濱寫生；無奈母親管教嚴格，很難說服她資助旅費。

不料，這一番話被在坐的少女許玉燕聽到了。許玉燕是楊三郎堂妹的好朋友，後來成爲三郎先生的太太。當時，她也是對藝術充滿了夢想。回到家，就拿出自己的五十元存款，借給楊三郎，鼓勵他到哈爾濱，完成寫生的願望。

楊三郎如願以償到了哈爾濱，並在西元一九二七年完成了「復

「復活節時」作品。當年的十月，第一屆臺灣美術展覽（臺展）公開徵畫時，三郎先生的父親鼓勵兒子參加，他就從日本京都把這幅「復活節時」寄回臺北參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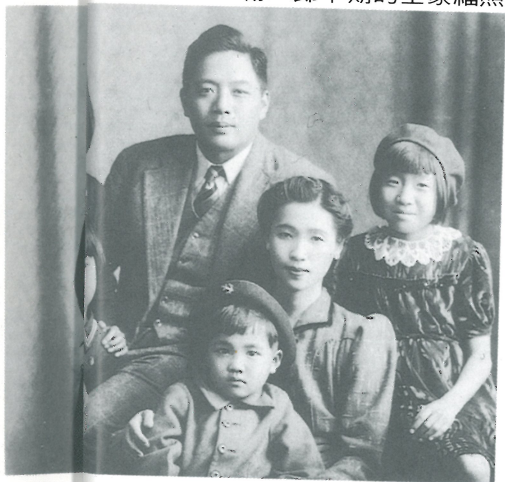
「復活節時」描寫哈爾濱寧靜的民宅景致，構圖簡單；但在筆調及光影處理方面，都表現出作者的基礎和潛力，畫作得到了入選的榮譽，政府並以七十五元收購。

楊三郎以一名二十歲的在學青年，在「臺展」嶄露頭角，使他對藝事產生了更大的信心。

復活節時 1927 第一屆臺展入選



楊三郎早期的全家福照



後來，楊三郎成為有成就的知名畫家，嫁給他做太太的許玉燕，在白髮皤皤時，被問到當年借錢給三郎先生的往事時，還保持著少女時代天真笑容她說：「我忘了他有沒有還錢，不過，沒有關係啦，做夫妻了，不計較這些。他到哈爾濱回來後，曾經送我一盒糖果，我已經很滿意了。」

四、大稻埕的文化青年

「大稻埕」在什麼地方呢？這個地名好像跟農家的稻子有關？是的，大稻埕確實和稻子有關。因為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那裡有不少曬穀場，所以居民就叫它「大稻埕」。

舊日的大稻埕市街，主要包括了現在的迪化街、西寧北路、延

平北路、南京西路和民生西路一帶。

西元一八六〇年間，淡水河開港通商以後，許多商港在那裡往返，因此帶動了周邊街道的繁榮，還有不少外國商人在現今的貴德街設「洋行」，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貿易公司。

大稻埕在當時成為全臺最現代化的社區，也帶動了生活的品味。一些藝術的愛好者，經常聚集在這個社區裡的咖啡廳或餐廳，暢談個人的抱負和見解。

三〇年代，大稻埕最受文化青年喜歡的咖啡廳，是位在延平北路、民生西路上的「波麗路」。這一家咖啡廳標榜著古典音樂和精美茶點；老板廖水來對藝術相當狂熱，所以吸引了許多藝文界名家，楊三郎便經常在那裡出入。

除了「波麗路」之外，以烹調臺菜有名的「山水亭」，以及楊

三郎哥哥經營的「維特酒家」等，也都因為和文化界有淵源，主持人也是這方面的熱愛者，因而成為文化青年聚會的熱門地方。

三〇年代楊三郎在大稻埕設有畫室。他上午到父親的菸酒配銷所幫忙，下午就到大稻埕的畫室作畫，晚上則到現在的延平北路主持「洋畫研究室」，指導對繪畫有興趣的年輕人。

濃郁的談藝氣氛，從大稻埕的「波麗路」、「山水亭」，一直延續到楊三郎的家裡。包括李梅樹、李石樵等等畫友，不時出現在大稻埕的楊三郎住處，這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，在一九三四年促成了「臺陽美術協會」的成立。

成立初期的臺陽美術協會因為經費有限，楊三郎的住家很自然的成為協會的「辦公室」。三郎先生和他太太熱情待客，尤其在每年的四、五月「臺陽展」開展前後，楊家人來人往，好像旅館



楊三郎於自宅與畫友及學生歡聚的情景，左起四(坐者)為楊三郎。



1950年，第十三屆「臺陽展」於中山堂揭幕。後排右起為李石樵、郭雪湖、陳進、李梅樹、楊三郎等，前排右起為陳慧坤、廖繼春等。

一樣。

首屆「臺陽展」舉行時，「波麗露」和「江山樓」餐館等商家，都出錢贊助。當年刊登的贊助廣告，在今天看起來雖然簡陋，卻代表著深厚的人情味，以及商人對從事文化者的鼓舞，十分難得。

五、法國大師的洗禮

楊三郎在西元一九二九年，從日本關西美術學院畢業後，回到了臺灣。雖然不斷創作，心裡卻想著有一天能夠到有名的藝術之都巴黎進修，順便前往歐洲各國寫生。

結果促成楊三郎歐洲行的原因，是他參加一九三一年的第五屆「臺展」落選了。當時，意氣風發的三郎先生，被美術記者形容是「本島西畫壇的天才」，藝術界也看好他。不料，參展的作品遭到落選的命運，他在失敗的打擊下，決心選擇再進修的途徑。

一九三二年的六月中旬，楊三郎和畫友劉啟祥，聯袂搭船前往法國。當年的十月，他就以「塞納河畔」畫作，入選巴黎「秋季沙龍」展。

原本留學日本研習西畫的三郎先生，置身於巴黎濃厚的藝術氣氛裡，親眼欣賞到美術館內的許多大師作品，他更加體會到西洋藝術之美。他每天四處參觀、臨摹名畫或寫生，晚上則到私人畫室學習素描。

爲了藝術，楊三郎確實用盡了心血。但是，辛苦歸辛苦，他的精神上卻充滿了豐收感。特別是當他面對名家作品時，他的靈魂幾乎都貼在畫上了。他特別喜歡柯洛、高爾培等人的手法，無論在用色和內容表現上，他一再觀察研究，同時動手實驗。

可惜受到經費的限制，楊三郎在歐洲只停留一年多，便整裝回家鄉。返臺之前，他特別到法國鄰近的幾個國家旅行寫生。在這段期間，他對歐洲產生了極濃厚的感情，以至於晚年以後，還經常到歐洲重遊舊地，當然最重要的目的還是寫生。

六、畫圖用體撞

已故日本國寶級畫家中川一政，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：「畫畫要用『體撞』。」意思是形容用盡全身的力量，去撞擊碰到的困難，達到最終的目標。

楊三郎一向推崇亦師亦友的中川一政，生前曾多次到日本向他請教。楊三郎把這位日本畫家所說的「體撞」，當作追求藝術的座右銘。

事實上，在長達七十多年的繪畫生涯裡，三郎先生似乎無時無刻不爲創作傷神。他認爲，藝術是一條山路，畫家每天好像在登山，永遠不能放鬆腳步，總是朝著最高峰，一步一步爬上去。

「當然，創作的過程免不了有痛苦。有時候修改一幅畫，改來

改去，無法呈現當初的感動，那時就會想起『畫圖要用體撞』這句話。」楊三郎說。

楊三郎身體好的時候，每天工作時間在五個鐘頭以上。他覺得作畫也是一種運動，尤其是出國旅行寫生時，身上還要背著畫具四處走動，像軍人行軍一樣。

不過，他甘於這樣的生活。他說，和他同輩的畫家，生活中除了去了畫，等於一無所有。他們相處的時候，即使是釣魚，肩膀上還是扛著畫具。畫友也經常在餐會裡，為了藝術觀點的不同而爭得面紅耳赤。

楊三郎生前曾多次毀畫。只要他認為不滿意、無從修改的畫，他就把畫布浸到大木桶裡，把油彩洗掉後，再利用該畫布做成背包。外出寫生時，用背包裝一些必需品，真是名副其實的「廢物利用」。

累積七十多年畫圖經驗的楊三郎，向來不追隨流行，只畫眼睛看到、心裡感受的。他相信畫畫要是畫得像、畫得漂亮都沒有用，重點在於能不能讓別人感動。他也反對作畫被技巧牽著走；應該先有意念再下筆。

「如果我畫得不好，百年之後還會有人記得我的畫嗎？」楊三郎就在這樣自我鞭策下，一步一腳印，爬上他的藝術山峰。



八十歲的楊三郎在阿里山上寫生



楊三郎於畫室一隅